



故宮珍本纂刊

印人傳・讀畫錄

等五種

故宮博物院編 海南出版社

故宮珍本叢刊第 342 冊子部四庫撤出書

故宮博物院編

印人傳 讀畫錄
書影 閩小紀 同書

海南出版社

新學堂
PDG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印人傳/(清)周亮工撰. —影印本. —海口:海南出版社, 2000.6

(故宮珍本叢刊)

本書與“讀畫錄/(清)周亮工撰”等6種書合訂

ISBN 7-80645-663-5

I. 印… II. 周… III. 篆刻家—列傳—中國—古代 IV. Z121.7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1999)第 68742 號

故宮珍本叢刊第 342 冊

子部四庫撤出書

印人傳·讀畫錄·書影·閩小紀·同書

故宮博物院編

責任編輯:李升召

*

海南出版社出版發行

海南省海口市金盤開發區建設三橫路 2 號 郵政編碼:570216

湖南省新華印刷三廠印刷

湖南省長沙市韶山路 158 號 郵政編碼:410004

本書正文用紙由金城造紙(集團)有限責任公司生產

*

2000 年 6 月第 1 版 200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開本:787×1092 毫米 1/16 印張:23.5 印數:1-400 冊

ISBN 7-80645-663-5/Z·13

定價:320 元(子部四庫撤出書 7 種共 2 冊)

本書如有印裝質量方面問題請與我社或承印廠聯係
我社為本書每冊(種)書新編的目錄均置於每冊書末

欽定四庫全書

印人傳

提要

臣等謹案印人傳三卷

國朝周亮工撰亮工本名亮字元亮號櫟園又號減齋祥符人前明崇禎庚辰進士官雋縣知縣以卓異薦舉至京師值李自成之變逃匿未出後入

欽定四庫全書

印人傳
提要

國朝官至戶部右侍郎終於江南督糧道亮工喜集印章工於鑒別所編賴古堂印譜至今為篆刻家模範是書則譜之題跋別編為傳者也首載文天祥海瑞顧憲成三印次及其父其弟及其友許宰次則文彭以及李穎凡六十八人附傳三人又不知姓名一人其有名而無傳者又朱簡等六十一人自宋以前以篆名者不一以印名者絕無之元趙孟頫吾

丘衍等始稍稍自鑄遂為士大夫之一藝明

文彭何震而後專門名家者遂多而宗派亦復歧出其源流正變之故則亮工此傳括其大略矣乾隆五十一年五月恭校上

總纂官_臣紀昀_臣陸錫熊_臣孫士毅

總校官_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印人傳
提要

欽定四庫全書

印人傳卷一

江南督糧道周亮工撰

書文信國鐵印後

宋信國公文丞相諱二字鐵鑄侯官農夫野田中耕出歸一老儒予入閩時欲以金易之執不可復增以多金執如故予門人陳濬告予曰此老儒負郭田也詎肯易老儒得此印凡家有疫祟者或瘡者持此往鎮之輒愈

欽定四庫全書

印人傳
卷一

得厚償後購者紛紛或道途遠老儒不能往印一紙給之傳粘於戶或瘡者額上亦輒愈每紙定價一星老儒負郭田那肯易予於是不忍復言買得數紙歸此印不知何時遺田間其在厓山兵敗走安南時耶丞相死柴市張千載自燕山持丞相髮與齒歸嗟夫此亦丞相之髮與齒也此丞相所謂蘇武節嚴將軍頭嵇侍中血張睢陽齒顏常山舌也鬼神那得不欽後聞得印者輒不靈異哉

書海忠介泥印後

金陵一老友持一函以泥印贈予云其祖曾給事海忠介公印忠介公故物也予祈夢於呂公祠見忠介公來顧未幾得此印心異之因再拜而受啟視之其質以黃泥為之畧煨以火文曰掌風化之官觀之覺忠介公嚴氣正性肅然於前凜不敢犯敬藏於笥中予友何次德之子大春名延年者見之作為長歌頗淋漓盡致錄於後周公祈夢呂公祠夢中恍惚遊天池旁有大屋如官

欽定四庫全書

印人傳
卷一

署緋衣吏揖登堦揖我我高堂設一几几上圖書何累累或金或石或犀玉漢篆秦籀燦若綺摩挲尤怪意方快門外傳來海忠介刺書名字大如拳回首圖章失所在海公握手話生平覺來夢景殊分明階秩恰與海公合公之入夢洵不輕有客遠寄書札至贈以一方小印記非金非石非犀玉不范不陶自成器五字配就良可觀乃是掌風化之官紐作豸文簡而樸四邊不窳堅且端遍尋鑒賞訪博識考稽知為海公物當年圖章積如

山一旦棄捐曾不惜昨日公餘開華筵手持此章誇客前欲作長歌志緣起誰人妙筆為之傳梁溪顧孝廉昆陵吳太史吾翁吾叔咸曰是公遂笑向吾翁言獨許能奇惟小子前有海公後周公直聲勁節兩人同不然官舍如傳舍雖有腰魚肘鵲安足風

書東林書院印後

右東林書院印顧涇陽先生家故物也何文端公孫次德藏之以示予予因得識之於譜自東林書院毀而逆

欽定四庫全書

印人傳
卷一

璫之生祠作予觀此印益愴乎有餘恫也吾師孫北海夫子言書院本末甚詳備錄於後明初以來各省俱有書院自張江陵當國始行嚴禁江陵歿復稍稍建置一時著名者徽州江右關中無錫而四至天啟中京師始有首善書院然人不知各處書院而統謂之東林又不知東林所自出而但借東林二字以為害諸君子之名目蓋東林乃無錫書院名也宋楊龜山先生所建後廢為僧寺顧涇陽先生自吏部罷歸購其地建先生祠同

志者相與構精舍居焉至甲辰冬始與高忠憲數公開講其中立為會約一以考亭白鹿洞規為教然躬與講席者僅數人時涇陽先生已辭光祿之召不赴於新進立朝諸公漠無與也適忠憲起為總憲風裁大著疏發御史崔呈秀之賊呈秀遂父事忠賢日嗾忠賢曰東林欲殺我父子忠賢初不知東林為何地東林之人為何人輒曰東林殺我既而楊左諸公交章劾璫璫益信諸人之言不虛也於是憾於諸君子者牽連羅織以達

欽定四庫全書

印人傳
卷一

逆璫之惡銀鐫大獄慘動天地遂首毀京師書院而天下之書院俱毀矣及忠賢誅公論明廢籍遺佚駸駸登用適大言不慙之邊臣債轅敗事失志者乘機構釁復倡黨說謂庇護邊臣者東林也於是蒲州高邑大名一時俱去朝廷之上另用一番人政事日新議論日奇刑尚苛刻而以言寬大者為東林餉主加派而以言減免者為東林賊議款撫而以言戰勦者為東林至政本之地司馬之堂前後聞凶俱衣緋辦事而以言終制言綱

常者為東林於時至清無徒閉門博古之黃宮詹且糾之為老妖誣之為立幟降謫不已繫逮之詔獄不已廷杖之煙戍不已永戍之及劉總憲被斥出都破帽蒙頭舊部民京兆父老十餘人為之牽驢洒泣乃政本大老方侈以為得計嗟嗟覆亡之禍豈盡關氣數哉予生長輦轂於首善書院曾見其建又見其毀而冉冉老矣思興復之無期不能不於此憤惋留連三致思焉

敬書家大人自用圖章後

欽定四庫全書

印人傳
卷一

五

家大人每見小子愛弄圖章輒戒曰一生著幾緡履即累累胡為者此亦玩物喪志之一端小子戒之又嘗教小子曰士人宦遊圖章類多巨石攜之輿篋人恒疑此中為何等物也不若易象牙黃楊可絕暴客念且減輿僂力此亦人子身坐輿中俾之肩復滋重焉不惻然動耶母謂重寧幾炎天遠道減一分力省倍矣吾見文國博所鐫牙章最善王祿之亦好作黃楊印則知先輩亦不廢此小子須識先輩隨事體恤處母謂老子作不韻

語也小子奉嚴訓時惴惴焉家大人印多喜飲人方仲芝以其工象牙黃楊也所蓄不多次第於左手澤猶存不能展視

書靖公弟自用印章後

弟靖公亦嘗印在揚署見梁大年為予作印輒時時向大年問刀法但性躁不暇細究原委又豪於飲一印未成醉即磨去日輒磨數十石而卒無成愛佳凍得則手自摩挲或握之登枕簞竟夜不釋然見有健羨者即脫

欽定四庫全書

印人傳
卷一

六

手贈之不置諸意中也客秋弟以病卒余命梁姪印其弗用之章登諸譜余嘗以一凍索友人作久而不與弟怒發不令余知力索羈石歸自劃數痕示余曰此那得佳兄大索胡為者又余偶得一凍甚異弟從旁睥睨久之忽攫之去余追之弟急走為物所絆仆於地起視石碎掌且血相與一笑而罷弟遂沒一載矣回思曩時嬉戲事便已隔世今日展此為之哀慟久之弟可紀者甚夥此等嬉戲事亦易觸人懷抱如此也

書許有介自用印章後

許案一名宰字有介侯官諸生玉史學憲諱勇者之長子有忌者謂其所改名犯家諱以不孝聞之學使者益聞音勇宰呼同亦大可噱事也遂更名曰友字有介已又更名曰眉字介壽亦字介眉君性疎曠以晉人自命作字初喜諸暨陳洪綬後變而從米顏其堂曰米友黃仲霖又不喜君登其堂曰小子遂敢友米耶君復更其室曰若蘭君名字數變書亦數變晚乃銘滙諸家一以

欽定四庫全書

印人傳
卷一

已意行之遂臻極境予入閩即首訪君頗為文酒之會然與君數有離合君大腹無一莖鬚望之類乳媪面橫而肥不似文人字畫詩文恒多逸致見其手筆者擬其貌若美好婦人亦異事也君既負盛名閩士多造之恒不報竭亦不省來者為誰以故人多憾之即與君暱者亦退多後言君但自放於酒一切弗問也君為予累逮入都門後無恙歸別予去復多所離合久之遂無間言矣君歸未數年即沒其沒也蓋只四十餘予嘗評君酒

一次書次寓竹次詩文嘗欲刻閩中四亡友詩陳克張

陳開仲徐存永與君也君學識或讓三君而天資敏妙三君不逮矣患難疊經此事遂不果成至今尚令浚兒慎藏之右所列圖章皆君所恒用者嗟夫君不及見矣見其恒用之章輒如見君繙閱諸章如見君鼓大腹以巨觥合面上時不禁潸然而涕下也

書文國博印章前

文壽承彭溫州公孫待詔公子休承郡博兄孫為湛持

欽定四庫全書

印人傳
卷一

相國其行誼不待余述但論印之一道自國博開之後人奉為金科玉律雲仍遍天下余亦知無容贊一辭余聞國博在南監時肩一小輿過西虹橋見一蹇衛駝兩筐石老髯復肩兩筐隨其後與市肆互詬公詢之曰此家允我買石石從江上來蹇衛與負者須少力資乃固不與遂驚公公晚視久之曰勿爭我與爾值且倍力資公遂得四筐石解之即今所謂燈光也下者亦近所稱老坑時猷中為南司馬過公見石纍纍心喜之先是公

所為印皆牙章自落墨而命金陵人李文甫鐫之李善雕簷邊其所鐫花卉皆玲瓏有致公以印屬之輒能不失公筆意故公牙章半出李手自得石後乃不復作牙章缺中乃索其石滿百去半以屬公半免公落墨而使何主臣鐫之於是凍石之名始見於世豔傳四方矣蓋蜜臘未出金陵人類以凍石作花枝葉及小蟲蟠為婦人飾即買石者亦充此等用不知為印章也時凍滿斤值白金不三星餘久之遂半鏤又久之值一鏤已乃值

欽定四庫全書

印人傳
卷一

九

半石已值且與石等至燈光則值倍石牙章遂不復用矣豈不異哉相傳缺中入都某冢宰訝國博曰公索國博章疊繫僕索一章不可得缺中曰郵者浮沉耳公誠嗜國博章何不調而北於是公遂為兩京國博公左目雖具而不能視如世人所云白果睛者所為印流傳甚多今皆為人秘玩不復多見亦由無譜也印至國博尚不敢以譜傳何今日譜之紛紛也亦自愧矣國博工詩吳人張鳳翼曰文太史詩未必上超開元佳者亦不失

大厯後生小子信口詆訾迨國博郡博之作謂之文家詩今觀壽承妾家住近江淹宅曾讀銷魂別賦來休承五百年來幾摹本翠禽猶在最高枝可盡訾乎因論印而漫及之公亦何可及哉

書何主臣章

何主臣震一字長卿亦稱雪漁新安之婺源人主臣之為印余與黃濟叔札子及他印引中論之儔矣世之豔稱主臣者不乏其人予不復論主臣往來白下最久其

欽定四庫全書

印人傳
卷一

十

於文國博益在師友間國博究心六書主臣從之討論晝日夜不休常曰六書不能精義入神而能驅刀如筆吾不信也以故主臣印無一訛筆益得之國博居多主臣之名成於國博而騰於缺中司馬缺中在留都從國博得凍石百以半屬國博以半倩主臣成之缺中意甚得曰無以報數函聊作金僕姑盡往塞上於是主臣弓交蒯緱徧歷諸邊塞大將軍而下皆以得一印為榮橐金且滿復歸秣陵主承恩僧舍性好賓客挾數寸鏤而

食客恒滿座客至惟恐其去久之客屢滿前客乃得逸又自奉饌非豐潔不舉箸其食客亦如是以故索中金往往為飲食盡而顧不恤其家子怨甚來視其父主臣床頭金餘無幾其子又負之去主臣弗知也知而病增劇遂沒囊無一錢主僧為之含殮人皆憾主臣無子云主臣印譜自鐫久之而諸本互出其嫡傳則獨有程孟長父子子別有引子濤亦能印

書金一甫印譜前

欽定四庫全書

印人傳
卷一

十二

金一甫光先休寧人家擁多貲乃多雅尚究心篆籀之學嘗謂刻印必先明筆法而後論刀法乃今人以訛缺為主角者為古文又不究六書所自來妄為增損不知漢印法平正方直繁則損減則增若篆隸之相通而相為用此為章法筆法章法得古人遺意矣後以刀法運之斷輪削鑄智巧視其人不可以口傳也以故所為印皆歸於顧氏之印數染溪鄒督學彥吉曰今之人帖括不售農賈不驗無所餬口而又不能課聲詩作繪事則

托於印章以為業者十而九今之人不能辨古書帖識周秦彝鼎而思列名博雅則托於印章之好者亦十而九好者恃名而習者恃習好者以耳食而習者以目論至使一丁不識之夫取象玉金珉信手切割又使一丁不識之夫櫝而藏之奉為至寶可恨甚矣此道惟王祿之文壽承何長卿黃聖期四君稍稍見長而亦時有善敗惟一甫兼有四君之長而無其敗矣其推一甫如是我喜其言切中今日之病故採而錄之右皆其門人文

欽定四庫全書

印人傳
卷一

十三

書胡中翰印章前

胡曰從正言印譜舊名印史吾友王雪蕉易曰印存其以墨印者曰元賞陳旻昭侍御韓聖秋別駕杜于皇司李與余序之皆能及其生平曾官中翰最留心於理學旁通繪事嘗縮古篆籀為小石刻以行人爭寶之余與瑤星張公儔載其行誼於江寧誌中蓋曰從雖休寧人

而家於秣陵故秣陵藉以為重今八十餘神明炯炯猶時時為人作篆籀不已仲子致果名其毅以詩文名從予遊最久博雅士也

書梁千秋譜前

梁千秋袁維揚人家白下余識其人於都門以十數章托之會冠變乃不得其千秋繼何主臣起故為印一以何氏為宗華亭宋幼清曰于鱗於詩文輒言擬議以成其變化惜乎吾見其擬矣予於千秋亦云蓋千秋自

欽定四庫全書

印人傳
卷一

十三

運頗有佳章獨其摹何氏努力加餐痛飲讀騷生涯青山之類令人望而欲嘔耳大約今人不及前修有二文國博為印名字章居多齋堂館閣間有之至何氏則以世說入印矣至千秋則無語不可入矣吾未見秦漢之章有此纍纍也欲追蹤古人而不先除其鄙惡望而知為近今矣又國博當時自負家世故非名人不為作即登牘仕而其人僉士亦婉辭謝絕後則粟吏販夫以及黨逆仇正輩或以金錢或恃顯貴人人可入鐫矣江河

日下詩文隨之圖章小道每變愈下豈不可慨也哉予存千秋印曰在其譜外凡擬議何氏者盡乙之故所存

無多千秋弟大年立身孤冷不甚與千秋合朱蘭岫史公甚重之史公讀書小桃園無大年不飯大年卒以不能俯仰人貧困死千秋得名後畱心聲妓一意自恣得圖章輒怏悼應之或倩之大年而大年又不肯代斷亦不恒造其門以此人益多大年千秋有侍兒韓約素亦能印人以其女子也多徃索之得約素章者徃徃重於

欽定四庫全書

印人傳
卷一

十四

千秋云

書梁大年印譜前

梁大年年其先蓋廣陵人流寓白門癯而修長常有目疾又短視好作印每構一印必精思數時然後以墨書之紙熟視得當矣又恐朱墨有異觀復以朱模之盡得當矣而後以墨者傳之石故所鐫皆有筆意余致君於維揚署中凡數月為予作甚多今散失大半矣君又能辨別古器款識家固亦貧晚益窘有王叔寶者家多收

藏以十餘宣盤贈君置几上君以葛衣覆之去乃曳衣盤碎其半瞪目向叔寶曰天欲貧死梁年公安能生我哉乃盡碎其餘不復顧遂還廣陵卒以貧死大年生平不奔走顯貴蘭岫朱尚書獨欽重之尚書習靜小桃源之玉樹堂謝絕賓客獨與大年遊日非大年不飯嘗有從土中得一玉印文不可辨需數金耳大年趣公急售之後為浣洗辨其文秦六字小璽也人以數十金爭購尚書固不與後尚書之子無外以二百金售之歛人人

欽定四庫全書

印人傳
卷一

五

始服大年賞鑒之精大年兄袞即世所稱梁千秋者亦以此名予在都門以十數章托千秋會兵變千秋狼狽南歸客死於途世人恒以千秋勝大年予獨謂大年能運已意千秋僅守何氏法凜不敢變不足貴也

書方直之一印前

一印者方直之為予作直之名其義桐城人其兄與予為同門進士直之幼時同其兄有雙丁二陸之譽才氣奔放其性又不受拘縛嘗遊雲間與陳大樽李葵齋輩

置酒高會即席為詩歌灑灑數千言立就酒酣耳熱慨然曰欲滅賊立大功舍義其誰耶軀不甚偉然健有力能挽數石弓雙目炯炯射人醉後躍身登高屋履萬瓦如平地緣數丈竿直上如猿猴諸君子駭觀之咸曰欲滅賊立大功舍義其誰耶會賊益熾起尊大人撫楚乃更破家資聘講劍道精通甲壬乙者益募南北健兒買名馬多治好弓矢將往助中丞公滅賊建功業會中丞公為讒言中事乃無成久之中丞沒其兄又去而遊方

欽定四庫全書

印人傳
卷一

十六

外君鬱鬱居鄉里多飲酒與婦人近遂以瘍卒其卒也年甫三十餘世共惜之予在維揚君溯長江顧我文酒晉連就園者卅月已乃謂予曰所藏印不甚愜予意遂自作此方相贈欲更懇之勿勿別去然不意其即死也存一印於譜得藏梅道人一竹葉勝藏他人千枝萬葉矣君書撫魯公直得其神曾為予書數箴藏之篋笥三十餘年至今出之尚儼如初贈時沒後其兄為鐫其書於石藏青原山中人爭購之予往來江上數過浮山聞

諸父老言直之居鄉里好行義愛護貧氓鄉人耕其田者歲收所入或以艱苦告輒倍免之又多以金錢助無力者以故人恒德之桐民變中丞家獨無恙者賴此耳君舊刻詩數卷行於世餘散見於過江詩畧中子中發字有懷數過予論詩風格不亞其父

書沙門慧壽印譜前

沙門慧壽予友彭城萬年少壽祺也年少後以一字字字若近以一字字者予老友汝南秦先生京同年友河

欽定四庫全書

印人傳
卷一

七

陽范公正及若三人而已皆一時聞人也若庚午舉於鄉時沈治先眉生昆季招維斗卧子駿公諸君子飲予始識若若名方噪一時好狹斜遊又甚工寫麗人坐上妓以此索之若輒為吮毫諸妓之有聲名者皆睚就之風流豪邁傾動一時同輩謝弗及也後無志於功名盡遣所買諸歌妓冠僧冠衣僧服遂去而遊方外自名沙門慧壽云避邵徐之亂移家公路浦即其家供古先生於中堂客來坐之曲室中然痛飲食肉則如故酉戌間

予官維揚王雪蕉官泗數以事偕至淮予同年陳階六

飲予輩必延若俱雪蕉不能飲而好為詩每飲恒分韵為詩若詩既工書又美好予得其箋子輒藏棄之後予免繁生還過隰西草堂訪之則久歸道山矣雪蕉既沒與若相約共隱隰西之胡介共若避地公路浦之翁陵皆相繼化去戊申予再過淮飲階六越菴中追念昔遊獨階六與予在耳予與階六效昔年酒間分韵事予有雨餘掃徑看黃葉燈影含毫憶故人之句階六讀之淒

欽定四庫全書

印人傳
卷一

六

然不樂為之罷飲散去若嗜圖章復精於六書自作玉石章皆類視文何所蓄晶玉凍石諸章皆自為部署一精好非世間恒有對客每自摩挲愛護如頭目若既以此事自矜竟不肯為人作予僅得一印因以其自用之章附於贈予後然若自用之章實自為之不倩他腕也予甥唐堂曰徐州萬年少自詩文書畫外琴碁劍器百工技藝細而女紅刺綉摘而革工縫紉無不通曉此是何等慧性以堂言觀之若豈不誠異人哉有令子睿

吾友唐祖命倩也能讀父書為名諸生作字能亂若吳人徐石林旃夏邑陳簡菴希稷皆學若書然皆不及若已酉睿應舉入會城以若所書金剛經並募金剛古今解注疏贈予予共先所得簞子一一寶藏之若所書經每一弓今值數十金予雖甚貧乏終不忍棄去也

書張穉恭自用印章前

張穉恭進士恂涇陽人詩筆皆凌一世而尤工畫自塞上歸筆益勁雅好圖章多與黃山程穆倩隱君遊畫遂

欽定四庫全書

印人傳
卷一

十九

似隱君自為小章亦復似隱君予得進士畫及圖章不辨孰為程張持示座客其莫能辨亦如予也茲序次其自用章於後或曰隱君作或曰半是進士作予終不能辨也俟他日詢之兩君穉恭令子若水名湛儒其癖書畫愛圖章與穉恭同

書文及先印章前

余庚午辛未間與文及先比屋居桃葉渡口其弟又時過余談藝以故識及先最早君益金吾世胄家中落督

其弟輩攻苦筆墨皆有聲藝林君更留心風雅篤好篆籀年未三十索其圖章者屢恒滿戶外垂老每論印輒曰吾得之吾師一甫金夫子夫子得之何主臣先生云今之習舉子業者從一先生學幸而通籍列職仕恒諱言其少時師遇諸途恥為下與背且直呼其字若同輩者比比矣文章道德所關而漫然如是君所得於一甫者僅一圖章耳乃年且望八猶向人稱吾師某公吾師之師某公源源本本舉口不敢忘若是也則君豈近今

欽定四庫全書

印人傳
卷一

二十

之人哉君七十時遊江以右余寄以詩不知為誰何氏浮沈君九年後始知之向余悔謝余復為重書前詩於簞君出入懷袖意殊自適也右諸章皆再見君時出以相示者君之師既為一甫一甫之師又為主臣主臣又嘗師文壽承源源本本如是即其自作不待見而知矣君與余交時善飲多豪致已乃罷飲講性命學明年八袞尚能燈下作蠅頭楷健如中年人望而知為有道之士則余之重公豈僅僅在圖章間哉

書程穆倩印章前

印章一道初尚文何數見不鮮為世厭棄猶王李而後不得不變為竟陵也黃山程穆倩邃以詩文書畫奔走天下偶然作印乃力變文何舊習世翕然稱之穆倩於此道實具苦心又高自矜許不輕為人作人索其一印經月始得或經歲始得或竟不得以是頗為不知者詬厲然穆倩方抱其詩文傲睨一世不為意也予交穆倩垂三十年得其印不滿三十方因念予所交友人工此

欽定四庫全書

印人傳
卷一

三

者黃子環劉漁仲歸道山後三山薛宏璧莆田林晉白卒於家歎人江鵬臣卒於閩平湖陳師黃沒於客雄舉黃濟叔與予交最晚偕予歸亦歿於友人酒間穆倩巍然獨存亦老矣圖章一綫不絕如縷嗟乎後之癖此者將索之誰何氏之手乎予以辛字萬斯亦能作印

書鈿閣女子圖章前

鈿閣韓約素梁千秋之侍姬慧心女子也幼歸千秋即能識字能擘阮度曲兼知琴嘗見千秋作圖章初為治

石石經其手輒瑩如玉次學篆已遂能鵝頗得梁氏傳

然自憐弱腕不恒為人作一章非歷歲月不能得性惟喜鵝佳凍以石之小遜於凍者往報曰欲儂鑿山骨耶生幸不頑奈何作此惡謔又不喜作巨章以巨者往又曰百八珠尚嫌壓腕兒家詎勝此耶無已有家公在然得鈿閣小小章覺他巨鰐徒障人雙眸耳余倩大年得其三數章粉影脂香猶繚繞小篆間頗珍秘之何次德得其一章杜茶邨曾應千秋命為鈿閣題小照鈿閣喜

欽定四庫全書

印人傳
卷一

三

以一章報之今並入譜然終不滿十也優鉢羅花偶一示現足矣夫何憾與鈿閣同時者為王修微楊宛叔柳如是皆以詩稱然實倚所歸名流巨公以取聲聞鈿閣弱女子耳僅工圖章所歸又老寒士無足為重而得鈿閣小小圖章者至今尚寶如散金碎璧則鈿閣亦竟以此傳矣嗟夫一技之微亦足以傳人如此哉予舊藏晶玉屏凍諸章恒滿數十函時時翻動惟亡姬某能一一歸原所命他人竟日參差矣後盡歸之他氏在長安作

憶圖章詩得款頻相就低崇愜所宜微名空覆斗小篆
憶盤螭凍老甜畱雪水奇膩葉脂紅兒參錯好慧意足
人思見鈿閣諸章痛亡姬如初沒也

欽定四庫全書

印人傳
卷一

二十三

印人傳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印人傳卷二

江南曾糧道周亮工撰

書黃濟叔印譜前

黃濟叔經一字山松如臯人身長鬚不甚多風拂之輒
飄飄多逸氣畫高簡得倪黃遺意畱心篆籀之學故印
章入神品予因方與三昆李得識君於福堂中蓋君偶
同人姓字遂誤被收與三語予曰子弟取名須極奇異

欽定四庫全書

印人傳
卷二

者當免為人累予曰不然當取極尋常者事發尚有濟
叔一輩頂代耳濟叔聞之大笑濟叔性岸异入白門惟
交杜茶邨紀懋叟數君他皆不妄造也在請室一故人
思見之予諷其往君曰不可以先往經在難故人固當
先經耳予曰不妨通一字君又曰亦欲投以書但戴笠
之誼不可先於乘車遂援筆而止予以是益重君予得
君印章最多君頗喜為予作嘗與君札今僞錄之僕沈
酒於印章者蓋三十年於茲矣自矜從流溯源得其正

變者海內無僕若間嘗謂此道與聲詩同宋元無詩至明而詩始可繼唐唐宋元無印章至明而印章始可繼漢文三橋力能追古然未脫宋元之習何主臣力能自振終未免太涉之擬議世共謂三橋之啟主臣如陳涉之啟漢高其所以推許主臣至矣然欲以一主臣而束天下聰明才智之士盡頰首歛跡不敢毫有異同勿論勢有不能恐亦數見不鮮故漳海黃子環沈鶴生出以款識錄橋之劉漁仲程穆倩復合款識錄大小篆為一

欽定四庫全書

印人傳
卷二

以離奇錯落行之欲以推倒一世雖時為之歎亦勢有不得不然者三橋主臣歷下子環鶴生其公安歟漁仲穆倩實竟陵矣明詩數變而印章從之今之論詩者極口詆竟陵然欲其還而為黃金白雪百年萬里亦有所不屑今之論印章者雖極口詆漳海然欲其盡守三橋主臣之努力加餐痛飲讀騷漂不敢變亦斷有所不能故漳海諸君甘受人符籙之誚毅然為之死而不悔者彼未嘗不言之有故而執之成理也僕嘗合諸家所論

而折衷之謂斯藝之妙原不一趣有其全偏者亦粹守其正奇者亦醇故嘗畧近今而裁偽體惟以秦漢為歸非以秦漢為金科玉律也師其變動不拘耳寥寥寰宇罕有合作數十年來其朱修能乎次則顧元方丘令和次則萬年少江鵠臣程穆倩陶石公薛穆生諸君子往矣存者獨穆倩石公穆生耳然三君各有所長亦有所偏求其全者其吾濟叔乎濟叔能以繼美增華為此道之盛亦能以變本增華救此道之衰一燈繼秦漢而又

欽定四庫全書

印人傳
卷二

不規規於近日顧氏木板之秦漢變而愈正動而不拘當今此事不得不推吾濟叔矣又答濟叔云先生近日作印章不必用意自有配合之妙云得之不肖之詩謬矣謬矣不肖之詩文近日少少曲折如意者從先生之篆之鐫之詩畫之寥寥數語札子種種悟入耳為此者似吾兩人交相譽吾兩人豈交相譽哉第不肖微窺先生所作近來實更進數層不肖動筆亦實實有畧異往昔所以然者吾兩人交相動耳世間絕技源流總同世